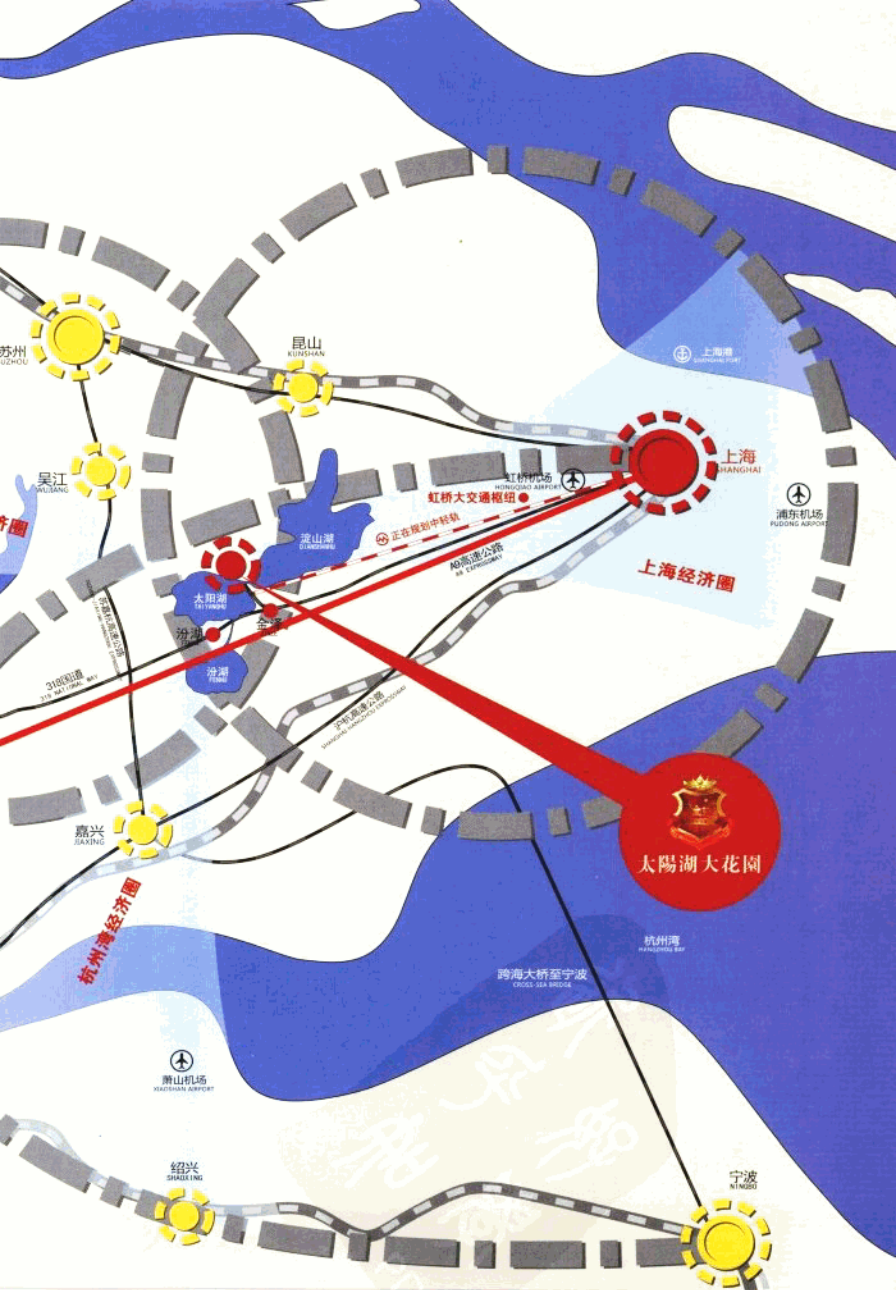


走進太陽湖

*Walking Into
The Romantic Sun Lake*

李曉東 主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走进“太阳湖”重温童年梦

香港新太阳地产集团董事长 香港养生学会主席
江苏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

李晓东

太阳湖之水，自天目山而下，似稚龄顽童，或藏而不露，或若泉喷涌，或奔腾不羁，或叮咚作乐。清冽透彻，为养生之源，品水悟道，可得上寿。

——题记

今年五月，在太阳湖大花园我们邀请了全国几十位著名的作家举办了首届“太阳湖散文笔会”，对太阳湖大花园的美，作家们借景抒情，激扬文字，写出了很多很好的文章。座谈会上，大家一定要求我也写一篇。二十多岁时我在报社当过记者，几十年沧桑，几十年商旅，虽然没有把喜好丢掉，但毕竟不经常练笔，生疏了，但对于太阳湖大花园那份爱，那份情，太刻骨铭心了，“争看黄牛做子骑”，也只写了几件事，叙几句话，把那心里的话，讴歌给这“美丽的太阳湖”，这一方天赐的土地，愿福宅更美好！

第一次走进太阳湖是1991年，那年我从香港来到阔别23年的大上海，一个夏日周末，我与公司几位同仁驱车经318国道去杭州西湖重游，看荷花映月，苏堤晚霞。车至青浦镇，一个左弯道后直行，右岸垂柳飘飘，透过柳枝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浩淼的湖，碧波荡漾，几条小渔舟逐波泛游，此情此景一下子让我的心收紧，凝视着的眼球一刻也舍不得离开水面和堤岸，同行的阿张介绍道：这就是上海天然的、最大的淀山湖，湖面65平方公里，相当于4个西湖那么大，只是没有西湖装点得那么“瘦”，但她比西湖来得更朴实、更深润，更宽阔……

我心里在想，西湖那么“瘦”功臣可是宋朝文豪、杭州知州苏东坡。苏东坡乐水天下无人不知，他对水有一种特别的爱，他的百首词中，涉及到水的就有70首。苏东坡为杭州人民修堤的故事，从古至今无人不知，后人为了纪念他把长堤命名为苏堤。苏东坡专著写西湖的词不多，宋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春，苏东坡任杭州通判，写下了《行香子》：“一叶舟轻，双桨鸿惊。水天清，影湛波平。鱼翻藻鉴，鹭点烟汀。过沙溪急，霜溪冷，月溪明。重重似画，曲曲如屏。算当年，虚老严陵。君

臣一梦，今古虚名。但远山长，云山乱，晓山青。”

他的《南歌子·山与歌眉敛》、《杭州端午》写于宋元祐五年（1090年）任杭州知州时作：“山与歌眉敛，波同醉眼流。游人都上十三楼。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。菰黍连昌歌，琼彝倒玉舟。谁家水调唱歌头。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。”

如果西湖由苏东坡而“瘦”，那么淀山湖因自然而秀。318国道沿淀山湖畔向西行30公里就到了国家4A级景区青浦大观园。踏青石板，环睡莲池，过青石洞，登清式观湖楼，一杯绿龙井，几颗花生豆，几粒葵花籽，极目远眺。淀山湖北一座宽200米大桥，桥下碧水连着又一个浩淼的湖，阿张介绍，这15平方公里湖面，历史上叫伍子溪，后来叫元荡，也有人叫太阳湖，可能是它的形状象太阳吧。

品完龙井，我们来到太阳湖畔，坐上游船，向湖西驶去，船把湖水划起波澜，风把湖水的清凉，把湖畔水边的荷香，吹拂在我的身上，渗入我的肺腑、血液和思想，顿时把我带到了童年的梦境中。

追忆童年 与水结缘

好兄弟，牛寄雨，寒风吹漂，庭石洗。庭石洗，独立翘梅，引领天喜。吾生六十把语寄，峥嵘情义撼天地，邀杯同贺吾兄弟。吾兄弟，几多山高，几多侠气！

——牛年赠词《牛寄雨》（19牛年太阳湖）

童年的追忆，梦中的冥想，像游船迎着风，划着浪，画面一幅一幅又映回到我的脑海中，我与水总是有缘的。

1949年我出生在河北丰润，三岁随父母来到了湖南长沙。长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，我喜欢“长沙沙水水无沙”的美誉，三湘四水的内涵，浸江碧透的清秀，橘子洲头的孤黄，爱晚亭的枫晚，坡子街麻石路，火宫殿的臭豆腐，和记必点的光头粉，还有同学家里做的“百粒丸”。长沙在我记忆中，是一个让人静，让人疯的地方，她抚育了我的成长，让我一生受惠的是我爱上了她那无限柔，无限清亮的水。

七岁那年我和一群孩子去农场游泳，走在散发着稻香的田埂上，麻雀在稻田里寻觅着食物，听到我们的脚步声，呼啦一下，一大群麻雀惊飞，落在不远处的樟树上，狡猾的麻雀不肯真的离去，待我们走远，这群麻雀又全部飞了回来。它们全然不顾稻田中立着的稻草人，也许它们已经明白，那是假人，伤害不了它们，麻雀虽然没有思想，却也有头脑，如此简单的真假，不用思想也可对付了。

序言

②

快走过稻田区，孩子头老三叫我快点呀，我一看，和他们比落下好大一段路了。我疾步追到小河边，他们7个人已经脱个精光，用手举着衣裤，正在过河。等我将衣裤举在头上过河时，他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壮着胆往河对岸走。这时候的我还不会游水，心里嘀咕着：说好来教我游水的，不顾我先走了，也只怪自己，只顾着看麻雀，把时间给耽误了。

刚下过雨，水位涨了，水流湍急，渐渐水已淹到了脖子，万一再深点，我可要喝水了，那时的我却也想不了那么多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壮着胆子向前走。七岁的我，小小的个头，水轻易的淹过了我，可我没有停下来，气憋不住了，就慢慢将气吐掉，呛了好几口水，水开始浅了，我的头露出水面了，眼睛、鼻子、嘴都出水面了，我成功了。穿上小背心和小裤衩，发疯般的追上老三他们，他们个个看着我诡秘的笑着，我也只是咧着嘴笑了，我没有怪他们，更没有记恨他们，“差一点淹死”，就是老天给提个醒罢了，没啥。

这一次，我学会了狗爬式、侧式游泳，还能睁着眼睛在水里闭气，扎猛子，老三他们都赞我“有种，天生会水”。后来我又学会了蛙泳、自由泳、仰泳、跳水、踩水，水中的玩法，别人会的，我全会了。

十岁那年，我住到了长沙河西咸嘉湖，这一下把我高兴坏了。这个湖虽然只有几千亩地那么大，但对于小小年纪的我已经足够大了，我养了一条狗，叫“灰兔”，它跑得真的比兔子还快。那就是我的天下，我带着“灰兔”和几个同龄孩子，下湖游泳，探险，摸鱼，好不快活。说起摸鱼，那可是一门手艺，我是跟桑叔学的，他和老伴种着湖边六分菜地。他们有个儿子在城里丝绸厂当修理工，偶尔还会给他们老两口送点生活费。桑叔可是抓鱼的高手，他种菜卖菜以外的时间，就是下湖打个鱼。桑叔人特好，我们几个孩子总爱跟着他在水里玩，他毫不保留的教会了我们摸鱼的手艺。

湖都有湾，咸嘉湖少说也有二十多个湾，先选好一个湾，我们跟着桑叔先在湾外用狗刨式把水打响，鱼闻响即窜到泥里，我们就一个猛子扎下去，睁着眼睛看水底，泥面上露着尾巴的鱼先抓，鲫鱼、鲤鱼、黄牙叫（上海人叫昂子鱼），这三种鱼最多，也最喜欢扎泥。我们先抓笨的，再抓狡猾的，狡猾的钻泥最深，用眼睛是看不到的，只能用手慢慢压泥，压到了，就用两只手抓，大的鱼一次还抓不住，他会顺着泥躲起来，你要两只手掌从两边压住它，大拇指按住鱼的嘴，它就跑不掉

了，桑叔能抓到5斤一条的，我最大的只抓到2斤的鱼，这就是高低之分了。

有一次，我抓到一条1斤大的黄牙叫，这么大的黄牙叫，真的很少，我的小手让黄牙叫背上的刺刺出血了，很疼。桑叔教我一个绝招，叫我往刺伤的手上尿尿，一会儿手就不疼了，又可以下湖摸鱼了。当我们把一个湾的鱼摸完了，能有二十几斤，桑叔就会叫我们上他们家烧鱼吃，桑叔烧的鱼很好吃。干烧法，就是用柴火把锅烧烫，用姜片把热锅擦一遍，把抹好盐的鱼放在锅上干烧，放上辣椒、葱头，冷水一余盖上锅盖5分钟就可以吃了，原汁原味。那时候油少，这个干烧鱼，别具鲜味。我最喜欢吃的是“老姜烧鱼”，就是把鱼抹盐放置一会，锅烧红置茶油，将鱼爆至金黄色，放入老姜，爆炒，置冷水，再煮一会出锅，一盆黄黄白白的汤特别鲜，这种烧鱼法，我也学会了做，做出来的味道，桑叔也不得不伸出大拇指来，说：“好，孺子可教也！”

鱼多了，桑叔送到荣湾镇上去卖，卖的钱用来买米、买盐、买油和日用品，每次，他都会给我们买棒棒糖。我们摸到的鱼，桑叔从来都分得很清楚，卖的钱，有我们的鱼，他一定分几块钱给我们，剩下的鱼他会用柳条穿起来，我们几个孩子一人一串带回家给母亲烧。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几年，到了我

读中学的年纪，我离开咸嘉湖时。抱着桑叔的腰，小小的眼眶红了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想起桑叔，都让人难忘。后来听说他搬到城里和他儿子一起住，安度晚年去了……

不知有多少次，我会一个人，独自坐在湖畔柳树下，远远的看着桑叔整洁的草屋，看着桑叔在担粪浇菜，桑大妈散着谷米喂鸡。我在想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能够像桑叔一样，在这秀美的湖畔也有一间草屋，

过着像桑叔一样的辛勤快乐的日子，那会有多好呀！

1963年，我十三岁，读中学，我的学校正在湘江边上，学校的围墙外有一条沿江大道，大道西边就是滚滚湘江了。



◎ 一江碧透的湘江水

我爱水，爱游水，与水搏击，喜欢浪里白条，以柔克刚。每到盛夏，长沙的天热得像蒸笼，一放学，我就飞奔向湘江，从木排上跳入江中。从东游到西，再从西游到东，我喜欢在水里翻腾的感觉。游了几个来回，像孤雁划破长空，如长剑斩断溪水，累了，蛙式换成了侧式，侧式换成了仰式，起风了，天空黑云压江顶，玻璃跳棋子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，片刻倾盆而至，打在脸上、胸上和小肚子上，像蚂蚁咬过，像蚂蝗吻过，痒痛混合，又一阵风吹过，东风化雨，顿时天空放晴，七色彩虹像一条宽宽的丝带把浩大的天空拦腰扎起来，把那害羞的云仙，妆点得秀丽端庄，随着夕阳的隐去，美丽的云仙渐渐藏在浩渺无限的天空深处。傍晚降临了湘江畔，月亮不知打哪里冒了出来，放排工们欢乐地从排上跳上堤岸，一个个挥着背心，哼着排歌挤进了码头旁的小饭馆，干起了大碗的“浏阳河”，嚼起了大块的毛家红烧肉，吞起火宫殿臭豆腐，喝起了刚刚出水的活蹦乱跳的鲤鱼做的“老姜鲤鱼汤”。看着放排工们那狼吞虎咽的模样，那一阵阵夹带着臭豆腐味的鱼香气扑鼻而来，口水咕嘟一下子掉进了饥饿的肚子，这时的我才受到饥饿的冲击，赶紧小快步跑回家，刚好赶上妈妈上桌的小葱拌豆腐、小米粥、大头盐菜和我最爱吃的粉丝黄芽白香菜锅贴。

说起这个锅贴，那可是我妈的绝活，先擀出锅盖大小的面皮，把香菜、五香粉、粉丝、黄芽白、猪油、油条拌好，平铺在面皮上，再把面皮卷起来，绕着锅贴一圈，倒点香菜油盖上盖，中火煎，闻到饼香味后，打开锅盖，在锅中心处倒入一

小碗水，再盖上锅盖烧五分钟，圆锅贴就好了。出锅用刀切成8块，先抓上一块，一咬，脆、软、香，一齐进到饥饿的肚子里，那个舒服劲儿没的说，这是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之一。

湘江边夏季游水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十八岁从军，从大西北黄土高坡，到渭河畔收落花生，从蓝天到西安古城，从羊肉泡馍到报

社记者，这些经历磨练了我，使我成长起来。三十二岁远渡重洋，来到大洋彼岸学



◎ 外白渡桥的上海风情

习美国、加拿大文化。我似乎是一尾鱼，从湘江边顺流畅游到大海，在海外游历了许久，又游回到了让我魂牵梦绕的黄浦江。四十二岁时，我又游进了淀山湖的姐妹湖太阳湖。人生的轨迹，扑朔迷离的日子，永远难以磨灭对水的热爱，只是偶然在游船上，让我看到了比咸嘉湖大出数倍的太阳湖，这个时候的感受，在心里滋生了“将来有一天，能够在这里创造新湖畔生活，那可又是人生一大幸事”的想法。太阳湖给我的印象，被默默的埋在心里，伺机而发，一晃十年过去了。

这十年，在上海十里洋场，在外白渡桥，在黄浦江堤岸上，我浮想联翩，感慨万千，作为中华儿女，为祖国做上一些应该做的事，奋力建设可爱的祖国之余我写下了赞美我的第二故乡，赞美黄浦江的那首词，由浮克谱曲，《黄浦江》：

涛涛那个黄浦江，年年那个流长，十六铺的鱼岸，船儿排成行。湾湾的那个上海滩，望着那个太平洋，十里那个长街，灯火那个辉煌。像张开的臂膀，让江水来滋润成长，走过童年，走过沧桑，上海巨人世纪那个辉煌。

附歌：天上银河，地上黄浦江，天上那个人间，人间那个天堂，黄浦江我的故乡，我的故乡黄浦江，我的故乡黄浦江。

落曲颂：童年时，我喜欢妈妈抱我，哄着我，坐在船上，摇呀摇呀，风吹着江水打着浪，我呀，睁大眼睛，望着天上的银河，好多好多梦想，想着东去的黄浦江，美丽得让人向往。

这首词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，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曾经是我儿时的向往，现在已经站在了黄浦江边，却更加怀念老桑叔，想念在咸嘉湖畔摸鱼的日子。我的第二首词《家乡美》是写给我的咸嘉湖，写给桑叔，却意外的荣获MTV金奖。

啊！家乡美！最美是那家乡的水，清晨太阳照，莲花水中睡，金珠银珠一串串，月儿向湖坠。啊！家乡美，最美是那家乡的水，天天都唱歌，天天都欣慰。一方水土一方情，喜生在心里的根。啊！家乡美！最爱是那家乡的水，阿哥水边坐，琴声柳树醉。阿姐阿妹洗衣忙来，笑声多清脆。家乡美！家乡美！最美是那柔柔的家乡水，水边的风儿轻轻吹，天空的燕子悠悠的飞，远方的游子请你快快回。

当我走进了太阳湖，深深的感受着她的美，她的深沉，她的内涵，都让我沉醉。她的美不同于黄浦江的波涛汹涌，不同于咸嘉湖的儿时顽皮，那水边浅浅的花香和水中一尾尾鱼儿都显示着她淡淡的古典和优雅。在这个我圆梦的地方，我写下了第三首词《划船，万年长》，同样也获得了MTV金奖。

手把一支划船的小桨，满载鲜花儿去街上，划呀划呀划呀划呀，清清的河水，花儿香哎！手把一支划船的小桨，卖完了鲜花买衣裳，划呀划呀划呀划呀，穿着新衣，真漂亮，手拿着桨，生活甜似糖，似水荡漾，日子也飘香，划呀划呀划呀划呀。手把一支划船的小桨，阿哥撒网我摇桨，划呀划呀划呀划呀，满船鱼儿，条条壮！手把一支划船的小桨，阿哥抱我坐船上，看着夕阳，望着流水，爱像江水万年长，哎……手儿划着桨，生活甜似糖，哎哎……似水荡漾，日子也飘香，划呀划呀划呀划呀。

就这样我接受着黄浦江对于我的滋养，解读着海派文化，我成功地置换了上海博物馆，成为了沪上“第一个吃螃蟹”的中国人。在这里我学习建筑的创新，成功地创造了上海旧区改造的典范“太阳都市花园”，荣获了白玉兰荣誉奖，让上海人都知道“太阳都市”先建环境再建房的无穷力量。

在这样孜孜不倦的学习工作中，心情像是玻璃杯里的水，清澈而透明；又如太阳湖般，浩淼而宽广。心情玫瑰，一瓣足矣，沁满花香，刻满关怀，弥漫祝福，融入心扉。看着改革开放的祖国一天一天在变化，伴随着巨人的成长，从盛夏到薄秋，从严冬到春暖，从顽皮到悄然，从不间断，美好在时间的进程中绽放。

梦醒时分 圆梦之时

白柱白墙白裙花，婷婷玉立映西霞，已是渔晚发髻落，绾垂红忆君华。

——《西班牙白屋》作于己丑年初夏

十月金秋，正逢八月十五，从露台上望着天上的月亮，格外的圆，格外的清晰，仿佛玉兔在欢快的蹦跳，嫦娥在袖舞婀娜，吴刚用金色的碗从一池碧水中，盛了满满一碗独酿的桂花酒，顿时，整个人间散发着桂花香，沁人心扉，吴刚先端给嫦娥喝上了一小口，又倒给玉兔一小口，余下的吴刚一饮而下，只听见咕噜咕噜三声，碗已净，“真过瘾啊！”吴刚的感叹声从遥远的天空传来。平常很少喝酒的我，受吴刚感染，也满满的斟上了一杯珍藏桂花酒，“举杯邀明月，仙愚同饮”，滋味真不错。再看吴刚已经斜倒在玉床上，呼呼的鼾声像风神跑累了喘气声。

他睡了，我也睡，爬到床上，拉上被子，很快就进入梦乡，梦是甜的，是香的，特别是又梦到童年……

许多麻雀从稻田里飞到大香樟树上，我走过去了，他们又从树上飞下来了，正看得津津有味时，老三在叫我快点！水浸过了我的头，把我冲到湖中央去了，我出

不来气，呛了好几口水，在就要失去知觉的时候，我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，恍惚间我被救上了岸，我吐了一大口水，睁开眼睛一看：呀，是桑叔。我情不自禁地抱住桑叔的头，一阵心酸，眼泪流下来了，听到桑叔说：“孩子，别哭，我们抓鱼去！”我看着桑叔慈祥的脸，破涕一笑，高兴的拉着他的大手就往湖里跳，水是清凉的，跟着桑叔游到了湖南桥垛边，我问桑叔：“是您救了我吗？”桑叔望着我的眼睛，说道：“哪里，刚才你摸鱼，摸累了爬上岸一会儿就睡着了，我担心你有啥事就过来看看你，谁知，你就抱着我哭起来。”哦！我愕然。接着桑叔悄悄的跟我说，“今天我教你摸鲢鱼，鲢鱼很狡猾，鱼身又很滑，一般是摸不到它的，它喜欢在这桥垛深水的石缝里玩，记住，动作要轻，要掐住它的腮帮，记住了！”我点点头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随着桑叔摸着桥垛潜下去，潜到五、六米处，桑叔向我暗示，用手指了指一条蛮大的石头缝，我用左手轻轻地从左侧缝中进，右手从石缝中进，我轻轻地摸，真的轻轻地，从鱼身摸到鱼头，摸到一条好大的滑滑的鱼身子，我用右手卡住它的嘴和腮，用力卡着，鱼醒悟过来了，死命的反抗，但是孙猴子怎么逃得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呢，几番挣扎，它累了，我露出了水面，狠狠的换了一口气，游到岸边，仔细一看，好家伙，黑不溜秋的大嘴鱼，足足有两斤重。我从柳树上折了一根最粗的柳条，把它给穿起来了，这下它老实了，一动也不动的躺在草地上，嘴巴一张一合的喘息着。

桑叔还没出来，我头皮一紧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我急忙向桥垛游去，刚到桥垛，桑叔呼啦一下窜出水面，两只手卡着一条比我那条大两倍的鲢鱼，桑叔喘着粗气。我感觉到桑叔力气尽了，托着他一起游到岸边，桑叔折了一根更粗的柳条，把那条鱼王给穿好，和我那条绑在一起。我的个天呐，真真大一倍多，我问桑叔有多重，桑叔左手一条，右手一条掂量了一下，“小家伙，行，你的2斤半，我的5斤半。”“这么准？我不信。”桑叔说：“不信？我们去称称。”我点点头，走在去镇上的大道上，不时有人在说，“这条鱼真大啊！”“哎，拿鱼的，这两条鱼卖吧？”桑叔看看我，我响亮地回答：“不卖！”桑叔把小的鱼给我，让我拿着也威风威风，我提着两斤半的大鲢鱼，一抖一抖地走着，鱼的大尾巴拖在地上，那种感觉，前所未有的神气劲，就像英雄凯旋，就像突然长大了十岁一般。

曾有一次，我看到过一位大叔担着两箩筐刚刚打完的新米回家，一身大汗，坐在路旁歇脚，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，当时我想，这个大叔伯累得冒大汗，为啥看着

新米还傻笑呀？直到此时，我才明白了收获的喜悦。那种感觉，只有辛勤劳动之后收获的人才懂得，那是一种独有的欢笑。那是我从娘胎里出来，第一次尝到人生收获的甜蜜，特别是我在水中摸到一条这么大的鲢鱼，对我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来说，很难得，也很少有，在我的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深深的水乡情。

走进鱼店，桑叔称了称两条鱼：大的5斤5两整，小的2斤5两整，不多不少刚刚好。望着桑叔，我投以信服的眼神。告别鱼店，桑叔带我走进豆腐店，要了一板豆腐，一板6块，用纱布各包了3块，一袋递给我，一袋他拿着，出门碰上了送菜回咸嘉湖同村的大老王，坐上了大老王的骡车，一路颠簸着，桑叔一会儿跟大老王说事，一会儿抚摸着我的头，到岔路要分手了，桑叔才告诉我：豆腐烧鲢鱼最鲜，回家让我告诉妈妈，先把鱼煎黄，再加水，加豆腐和鱼一起煮，熟了放点佐料，就可以吃了。我点点头，一只小手握着一只大大的热热的厚手，心里想说点什么，却没说出来。望着远去的骡车，和桑叔那远远的身影，我的眼睛红润了。

梦醒了，被水冲走是假的，是一种潜意识；但桑叔教我摸鲢鱼是真的，让我难忘和感动，小小年纪的我就感悟到这个人世间，像桑叔这样的好人有许多，我也要做个好人，做桑叔这样的好人，好好待人……

缘分是很玄妙的两个字。“十年修得同船渡”是缘，“百年修得共枕眠”也是缘，喧嚣熙攘的街头相互之间一次对视是缘，纠缠终身的怨恨最终血染衣襟也是缘。这是人与人的缘份，但缘分却不仅止与人类之间，我与水即是不清道不明的。也许在我顶着衣裤过河的时候，便再也与水分不开了。

是水让我第二次走进太阳湖。此时我已有了建设湖畔新家园的经验和财力，十年“太阳都市花园”的建设实践，十年同济大学的设计学习和研讨，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一两点，不是在工地指挥作战，就是在同济大学与设计师探讨设计的原理和风格，一点一滴，一线一弦，硬是生生的“太阳都市花园”16万平方米的新社区建立起来，创下红火的销售业绩。成功的市场尝试使我相信，只要用心，没有学不会的知识。没有这十年，我也不会有胆量再次走进太阳湖来圆童年的梦。

太阳湖北岸，芦花熟了，秋风下不停的摇曳，呼唤着人们来呵护、来关怀，来与他们对话。历史的进程走过2500年，从吴越纷争年代走进改革开放的今天，历史的变迁改变了中国这古老文明的国度，而这里好像被人忘却，湖畔村落的茅草屋、猪圈、鸭棚、鸡窝，无序的自由化生产。屋前的小河，淤泥，渔船，虽然有点乱，

缺少清理和呵护，但是那朴素的原生态的景象仍然没变。虽然落后、贫穷，恰恰却保留了吴越之地的原始生态。没有工厂，也就没有工业的污染，太阳湖像一张白纸等待着最美的图画，最美的文字。我与村民们聊起家常，他们都想变，想住上新瓦房，过上干净舒适的新生活，但苦于没有人来变，没有钱来变。村书记告诉我：

“1996年台湾一个商人在湖南边投资建了一个富罗贝尔游艇俱乐部，投资了四亿多，搞了四年，亏了，走了，最后废弃了。”我问书记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书记说：“一言难尽啊，主要是投资人急功近利，自己不懂项目，又求利心切，建设质量太差。”告别了村书记，我走进了倒闭的“富罗贝尔”，一片荒凉，杂草丛生，到处锈迹斑斑，“脏、乱、差”，难怪会关门大吉。

不久，吴江市政府在香港招商，我把想在太阳湖投资的想法与领导一谈，一拍即合。我以高出当地市场价2倍的价格，动迁太阳湖西岸一个村庄700亩宅基地，北岸2个村庄和大块芦苇荡共计6000亩土地，分四期与吴江市土地局签订了建设“太阳湖大花园”项目的土地出让合同。

太阳湖的深秋是美好的，金色的芦苇，金色的土地，金色的晚霞。我一个人坐在湖畔木栈板上，望着被秋风吹皱的一湖碧水，白鹭在匆匆飞过。一艘渔船向木栈靠过来，一对打渔夫妇抬着一满筐的胖头鱼，一满筐的鲈鱼上岸。望着他们摇摇晃晃地离去，金色的晚霞将他们的背影远远、长长的映在这片湖畔，辛勤耕耘的收获让所有的劳动者变得可爱。

我爱这些可爱的人，爱静静的太阳湖和湖岸上这片黑色的土地。

选择太阳湖，是被这里的水吸引。捧一把太阳湖的水，甘甜清爽。怪不得水中的鱼儿，如此无忧无虑。

我要将太阳湖畔变成一个春有樱花飘落、夏有水芝绽放、秋有木犀飘香、冬有银杏守望的花园。“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，风霜高洁，水落而石出。”要



◎ 浪漫的打渔生活

营造出欧阳修诗词中的景致，一年四季皆有花香扑鼻，满眼绿意。

太阳湖大花园第一期的建设紧锣密鼓地拉开了战幕，200户村民的动迁工作很顺利，村民们要改变生活状态的愿望和政府的良好服务态度，促成了动迁的进度。6个月就可以全部动迁到位，镇委书记高兴地告诉我，6个月后，我就开工建设，两只信任的手握在一起。

动迁期间，我做了两件事，我请美国知名的PJAR建筑设计事务所进行规划建筑设计，我多次到美国仔细观看和解读了佛罗里达海湾住宅的规划建筑风格，特别是她的景观设计和空间布局，把人与大自然，植物与建筑相映融合。美国人严谨的设计和强烈的责任心让我是赞赏，我们从八个设计团队的设计方案中选了一个“水岸太阳”的方案，报请建设局专家评审，一次性通过。

建设的过程是顺利的，在当地这是第一个大型地产项目，吸引了吴江各界的关注。项目建设到一半时，刮来一阵风，许多人在传言，太阳湖大花园也会像“富罗贝尔”一样倒闭，公司同仁们都提议，让我出面澄清这不实之论。我说，有些话多说无益，有人担心也是一种关注、关心，就看我们怎么做！

2003年2月，我带着公司绿化部、采购部几位同仁，赶到香樟树之乡——湖南益阳，向当地苗木种植户购买了一万五千棵大香樟树，总投资7000万元，大树源源不断地种到太阳湖一期各个景点，待种的全部假植在大树基地中。在整个太阳湖大花园中，绿化面积高达280万平方米，绿化率达70%，植被超过300种，罗汉松、大香樟、大桂花、大紫薇、大银杏……每一个树都是经过精心培育的的名贵品种，这样的树木在太阳湖大花园里是以万计的。这一举措，让所有关注太阳湖项目的人眼睛一亮，不久倒闭传言就烟消云散了，买房者络绎不绝，短短三个月，106幢太阳湖花园一期佛罗里达海湾式别墅售罄，这一下，充分体现了实践比语言更有力，环境决定成败的道理。

2004年，我们开工建设了太阳湖大花园第二期，97幢别墅已经售罄；2006年我们又开工建设了太阳湖大花园第三期A区的509亩土地，227幢别墅正在热销中。2009年10月，我们将全线开工建设太阳湖大花园第三期B、C、D、E、F、G区1700亩土地，400幢住宅。

走进太阳湖大花园一、二、三期，一期比一期美。专家们来到这里研讨，文学家来这里采风，摄影家在这里捕捉每个美丽的瞬间，画家在这里泼墨挥毫，悟道者

在这里聆听感悟。这里像是莎士比亚的诗，像苏东坡的词，像拉斐尔的油画，更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。雄伟雕石点映在绿的丛林中，参天大树托起朵朵白云，万朵红花与朝晖斗艳。金兰环绕着睡莲拥抱着微风，欢悦的鱼儿激扬碧水，轻舟临近弯弯的河岸，桑叔就站在船头，我仿若又回到小时候的美梦中。

在月光的掩映下，红瓦筒、手抹灰、坡屋顶、马蹄窗、弧形台，点点滴滴都在叙述着千百年来美的文化积淀。太阳湖的好处是让我能在喧闹的世间沉静下来，让森森树木来荡涤灵魂。在这里我能感悟着我的人生，在冥想中体味着人生的快乐、幸福、价值。太阳湖的水能洗净我的私心，这时我就会快乐很多。这是一种生活境界，是一种精神空灵的享受，太阳湖大花园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脱了别墅本身，我希望人们得到的不仅仅是房子，而是心灵的归属。

坐在自己建成的别墅的花园木亭中，眺望太阳湖，开阔、内敛、静谧。诗人喜欢在湖畔以诗抒发情感；禅者喜欢在湖畔打诗悟禅；道家喜欢在湖畔采天地之灵气养生叙道；渔人喜欢划着小船抬着一筐筐鲜鱼上岸；儒家喜欢在湖畔的宁静中反省修身。我深深的赞同语禅、修身、养生，我虽不是禅人也不是道人，可我是梦中的童人，顽皮的老人，什么都想的痴人，实实在在干事的勤快人，能干好几件事的知足人，是个赤条条而来，赤条条而去的人。

湖畔花园 森森林木

一园绿，满庭香，草廊秀碧江。曲径深，屋檐长，夜莺轻声唱。月色弄，风儿凉，新人入梦乡。行千里，寻禅相，情深万年长。

——《新年满园香》08鼠年太阳湖秋

有朋友来看过太阳湖大花园后问我：“这座大花园，可以说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请问您是怎样建设出来的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言重了，应该说太美了，这样比较恰如其分。要说怎么建的，这只是偶然，一种美的偶然，一种情的偶然，一种专注的偶然。童年开始我偶然生活在湖岸边，对水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情。看到水，就会情不自禁会心旷神怡；当看到自然中本来美的地方，出现了荒凉，脏、乱、差，我会特别难过，如果我有能力，我非倾注我全部能力，把它整理、装点好不可。这就是缘由。”我的回答，让朋友愕然。

梭罗，19世纪美国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，在《瓦尔登湖》一书中如此写

道：“我不必去户外吐故纳新，因为屋内的气息一点没有失去它的新鲜，坐在一扇门后，与坐在门外一样，即便在大雨倾盆的天气，亦是如此。”如今，在太阳湖大花园里，你可以找到和梭罗一样的感觉——开窗就可以见到高大的乔木，屋外和屋内的空气一样，清新怡人，偶尔夹杂着不同的花香和各种鸟儿的鸣叫。

一位与我同样爱花草树木的朋友问我：“太阳湖大花园，花草大树，为什么比我看到的其他地方的大树和花草长得更加饱满、厚实呢？”我的答案是一则故事。

我喜欢植物，凡是“太阳湖大花园”买树，我都是亲自前往，1995年我到浙江金华买茶花和茶梅，一个河边的村庄，家家户户种茶花和茶梅，我一连看了几十家，都不甚满意。最后看到一位60多岁的花农种的茶花和茶梅，长得特别饱满，叶子特别绿，花开得特别艳，干和枝条也长得特别的壮实，我就问他，“老先生贵姓？”他看着我回答，“姓欧阳春”，“老人家你种的花为什么长得这么好呢？”欧阳老人回答：“这花就像我的孩子，要爱护她，跟她交流，她渴了你要给她浇水；她瘦了，你要培土施肥；她有虫了，你要把虫除掉；她挤了，你要换大盆；她不透气，你要松土；她长得不整齐，你要修修她。这样，她就长得好。”

听了欧阳老人一番话，我茅塞顿开。为了把植物种好，我们要做三件事，首先，我下了“十不准”的指令给我们的绿化部，培训专业的队伍；其次，大量从东北购进泥炭土，改造湖畔偏碱性土壤；然后，大量购进熟鸡粪肥、饼肥进行施肥养树。我们把小区排污改造成清水排放，排放出来的水与雨水混合后再用于对全小区

植物进行全机械化浇灌，既防止了污染又灌溉了树木。这样坚持不懈，我们的植物就长得特别好了。

我常常想，环境是需要呵护的，大自然原本就要纯朴无暇，美得真实。人们生活在大自然中，往往不注重呵护，一味的砍伐和伤



◎ 喷灌营造热带雨林氛围

害，很少奉献和保护，空气污染了，河流污染了，树木贫瘠了，土地荒废了。保护大自然已经成为人类刻不容缓的大事了，人人都懂得和喜欢大自然的美，就如许多人来到太阳湖大花园，都赞叹不已，纷纷置业于太阳湖大花园，如果太阳湖大花园注重环境建设，保护自然的观念和行能能对人们有一定的借鉴效果的话，也就可以告慰吾心了。

有人对我说，太阳湖大花园树种的太多了，500亩土地上种了5万棵树，平均每亩要种100棵树。我却说，“不多，独木不成林呀！”我稍稍统计了一下，热带雨林的大树木每亩要大于200棵，我还只种了100棵，相差甚远，因为我想营造出湖畔森林、热带雨林的生态。

在城市中，如果平均每人有10平方米树木或者25平方米的绿地，那么呼出的二氧化碳才有了去处，也才能得到所需的氧气。据专家计算，每棵树吸收二氧化碳10斤，5万棵树每天就可以吸入50万斤二氧化碳；每棵树每天吐出7斤氧气，那么5万棵树每天吐出35万斤氧气；如果有500个人在此间生活，是不是每个人吸氧都吸饱了呢？在太阳湖畔森林般的环境，呼吸着高纯度的氧气意味着什么，科学家已经用科学实验为我们做了解答。

许多人对氧的概念不尽了解，近几年科学家对氧的研究有许多新的成果，氧不单是人们的肺供氧维持生命的需要，充足的氧能让人更健康、更具活力，脑细胞活力更聪慧，科学家对两只白鼠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：“足氧的鼠活力和生命比少氧的鼠提升了76.8%。”就是说，通常情况下，老鼠的平均寿命是3年，而足氧的鼠开心地活了5.3岁。这就是氧的效力。

另有一组专家还特别对欧美所有有成就的名人进行了分析，发现这些人大多是出生在12~2月份，研究报告提示母亲怀孩子的最后三个月是孩子长脑的时候，天气寒冷，天空负压高，氧气被负压降到空气的下层面，母亲吸入的氧气多，孩子脑细胞发育健全，就比其他孩子聪明些。许多人有时会感叹，“哎，这脑子不够用！”“脑子好累呀！”有可能就是你缺氧了，现代人经常说的空调病，实际上就是缺氧病。如果你知道氧对人体健康这么重要，就一定不会嫌树太多。

其实，说到树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境，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森林里菩提树下悟道时，睁眼向右前看时，就看到了一棵擎入苍天的大松树，佛祖就与它对话，“你是松的哪一种呀？”松树回答：“你看我像什么？”佛祖释迦牟尼答：“一个一个

叉上去，倒像寺里的罗汉。”松树高兴地摇曳：“答对了，我就是罗汉松。”

过后佛祖在布道中提到与罗汉松对话这个典故，慢慢地僧人们都在寺庙旁种上罗汉松，佛家赞赏的是罗汉松刚劲挺拔，不屈不挠，相依相伴的罗汉精神……

我喜欢罗汉松不单是他与佛祖的缘和独具的罗汉精神，还有他那每年更新向上的独特的生命力，不论高温盛夏，还是冰寒凛冽，罗汉松都能耐得住，依旧苍然、泰然处之，特别一逢春，松花开满全树，翠翠的格外可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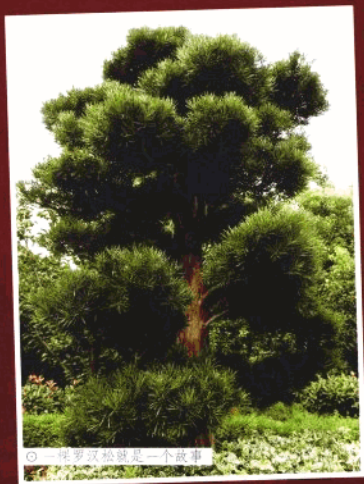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夏秋之交，松花不但不落，还由浅变深，由翠色变成墨绿色，再托出盛夏的松花，一年开两次、花还不落的花树，据我了解的也就数罗汉松了。再托起新的翠的松花，展现出一种大自然的精神，叫“层出不穷”。

当望着盛夏第二次长出来的翠松花，我默默的在想：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？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，不就是像罗汉松一样长长久久、生生不息、层出不穷，永远壮大吗！

松在，松花开，人在，节气还，相依相偎沧桑月，锦绣江山千秋代。

走进太阳湖大花园，看到的5万棵树中，还有香樟树、银杏树、桂花树、雪松树、紫薇树、冬青树、茶花树、香泡树……每种树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棵树我都喜欢。——道来，篇幅太长，也啰嗦了；就写写与我童年梦相依的一种树，叫香泡树，我种了好几千棵。

我读小学时，母亲把我放在全寄宿学校，在长沙南部黄土岭。1961年刚好“过苦日子”，那年我十一岁，每天中、晚饭用盒子蒸饭，由于一个管伙食的老师贪污学生的粮票，三两饭只剩二两，吃不饱，下午下课后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我就叫上几个男同学上黄土坡上茶地里偷挖红薯吃，有一种野葛根，很好吃。遇到茶农收获完了红薯，葛根也挖完了，没有吃的



◎ 一棵罗汉松就是一个故事